

随风而散

满天都是星

2000多年前,孔夫子在辋川临河而立,看滔滔河水奔流不息,不禁发出感叹,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。

如今,河水依旧流淌,孔夫子早已作古。1000多年前,王维在秦岭终南山下置别业,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,恬静之情油然纸上。李白放歌浪行,横穿秦岭,写下“蜀道难,难于上青天”的不朽诗句。

如今,王维李白都已消逝在时间的长河中。而秦岭依然矗立,遇阳则翠,遇阴则黛。层岭叠嶂,郁郁葱葱。世间万物很多都可以永恒,唯有的生命是短暂的,然而,人的生命因为有感知,可以观察世界,欣赏世界,创造美好的事物,所以强大。

很多年前,我在一所大学办讲座,台下有学生问我:生命的意义是什么?我回答:等死。我们从出生那一天开始,死亡就在远处等着我们,谁也逃脱不了。无论你有怎样的

我的故乡

谢恩品

有编钟的天籁
有天人合一的回响
我快乐的童年
饮山泉食香稻
听的村广播
说的是土方言
闲暇往集市赶
娱乐时凑电影院
接受了故乡的洗礼
经受过乡风民俗的熏染
春谷碾米的石磨
戏水抓鱼的泥塘
摘果捉鸟的柿子树
刷过标语的砖瓦房
故乡远去了
渐渐在我的记忆里泛黄

故乡又很近
常常在我的梦里摇晃

在春天里发呆

程应峰

于我而言,一天中最愉悦最放松的时光,是走出门去,走向野外,走向青山绿水。或相约结伴,或独自一人信步寻访。走在阳光或春雨绵绵的路上,看沉船和落花,见蝶舞和蜂飞,听清风的私语、白云的歌唱和小鸟的情话。小草悄悄地从土壤里挤出来,浅浅的,嫩嫩的,绿绿的,不断丰富春的色彩。

沐着暖意融融的春阳,我感觉,生命只要一低垂,一着陆,原本可以这样自由快乐,一切的一切都是新鲜的、从容的。我可以像众多在春阳下闲散行走的人一样,享受阳光,享受生活,享受大自然的赐予。

我喜欢春风吹拂下自由呼吸的氛围,我爱听小草的每一个细胞膨胀分裂的声响,我遐想着根冠在土壤里与泥沙碰撞摩擦的动静,我感受着清风抚过草尖散发的细小声浪。所有细微的情节,所有美妙的律动,都足以激活我逼仄的想象,丰富我滞涩的灵性。

坐在春花冠盖的凉亭下,捧一本闲书,冥想的一刻,我听见春风在奔跑,在诗一般的意念中伴红尘飞舞,它之意要唤醒冬的沉寂;我听见春雨在欢歌,淅淅沥沥,缠绵多情,轻快的和声,交织出自然的天籁乐章;我也听见春水奔流,那一弯月牙般的河流,闪烁着春天的色泽,带着与生俱来的温馨,欢快地流向远方,两岸的柳绿了,花红了,景亮了,心暖了,生活醉了……由心而生的风筝,在蓝天白云下,有韵致地高翔。

烂漫的春天,心里最惬意的,还是一朵、一簇、一树、一坡的花开。这美妙的花开,你可否听见?是那种柔暖的、细碎的、清澈的声音,开着开着,就笑成了岁月的回响。

春光的使命,总是要点亮一些什么。春光里的树木园林,换上了新的装束,以轻歌曼舞的姿态,一点一点,就沉入了你的内心深处。衣着简朴的园丁,或起沟,或松土,或修剪,或栽植……我看他们的脸庞,有春风拂面的欣慰,我听见来自劳动工具发出的声音,阳光般质朴而动人。

在这个飘落与生长注定并存的季节,我走在路上,走在时间的沟回里,就算有树叶飘零,雨水飘洒,也无半点感伤可言。相反,在飘零和飘洒之间,总有一种意蕴弥漫于胸,教人振奋,教人动容。

忽地,飘飘扬扬就下起了小雨,雨点打在潭水里,滴在青草间,溅在河面上,沾在花丛中,将流淌的春意渲染得酣畅淋漓。这是人间芳菲四月天,一切都是那么活泛,都是那么迷人。这样的时候,细细的春雨纵横交织……

在春天里发一回呆,可以抛开的,是世事的繁芜,纷乱的思绪;可以融入的,是明媚欲滴、触手可及的大好春光。

辉煌人生,当那一天来临,死亡就在前方等待着你,世界将陷入永恒的黑暗。然而我们在等死的过程中,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,我们可以读书学习,恋爱结婚,可以工作生活,发明创造。我们可以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,领略大自然无与伦比的美丽,可以感受亲情和友情,也可以或者骄傲或者沮丧。我们痛苦过,幸福过,欢笑过,痛哭过。我们孤独寂寞过,也充实温馨过,不管怎么样,我们是活生生的人。

数日前,与发小一起到眉县常兴镇泡温泉,驱车前往的路上,几个人说起旧日中学同窗。就在之前数周,两位同窗病逝,一位冯同学患了渐冻症,最后的日子异常难过;另一位陈同学则是内脏有问题,本来可以及时就医的,结果因为他自己开了一家药厂,于是自作主张让自己的科研人员配制专门的药服用,从而贻误了治疗,也撒手人寰。众人听闻噩耗,唏嘘不已。

下午泡温泉,大家兴致盎然,晚上一顿大酒喝得酣畅淋漓。之后又去嗨歌,那个气壮山河。杯盘交错歌舞升平之际,冯、陈两同学的面庞在我眼前不断浮现。还有多少人能记住他们呢?记住又能怎样呢?日子还要过,无论欢笑悲伤,活着的人总要继续往前走。

杜甫有诗云:存者且偷生,死者长已矣。人生就像乘坐一辆公交车,车上的乘客无论坐着站着,都有下车的那一刻,谁都不能幸免。我们唯一能做的,就是把握乘车的时光,尽力欣赏窗外的景色。如此,当我们下车时,心里才能不留遗憾。即使生活简约质朴,哪怕藉藉无名,也要从日常生活中寻找生命的真谛,从亲朋益友处感受到人间真情的美好。

普通人只有一条命,那就是性命,为生计奔忙,坚强地活着。优秀的人有两条命,除了性命,还有生命。而精英俊杰有三条命,性命、生命、使命。上天眷顾,就努力让人生梦想成真,活得精彩纷呈;时运不济,就踏踏实实活得快乐幸福。

1962年,南非44岁的纳尔逊·曼德拉因

反对白人对黑人的歧视而入狱,从此开始了长达27年的牢狱生活,但他没有放弃梦想,坚持抗争并积极生活,号召狱友为黑人的权利奋斗,他积极乐观的态度,甚至赢得了监狱警卫的尊重。1990年,曼德拉被无条件释放,那一年,他已经71岁了。4年之后,他以75岁高龄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。

陆柱国是我尊敬的电影界老前辈。1953年,25岁的他出版了长篇小说《上甘岭》,29岁时,陆柱国开始编剧写作生涯。1974年46岁时,他创作了剧本《闪闪的红星》,该电影当时风靡全国。2005年,77岁高龄的陆老先生凭借电影《太行山上》获得第十二届华表奖优秀编剧奖。在他79岁那年,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……

这些杰出的人,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。虽然今天,我们的生命无可避免地走向黄昏,但是,尽管我们可能做不到像曼德拉、陆柱国那样优秀,却依然可以让人生发出温暖的光芒,点燃自己,照亮他人。

人生,无论朝阳还是落日,都充满了选择,有无限的可能。满怀对生命的敬畏,过好每一天,抓住生命中每一个机会,体味生活的每一次幸福和美好。真心诚意,对待生命的每一个瞬间,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精彩。

每一个清晨,笑着面对苦难,理性看待挫折,平静接受结果……当终于有一天,可以回想渐渐凋零的自己时,我们仍可以问心无愧地告慰自己。



《窗台上的鲜花和蝴蝶》

一碗乡愁

张素菊

前几天,老家来的亲戚带来一些做馅的面,并特意告诉我,这种面在长子县有店铺专门销售,生意特火!惊讶之余,当天中午就让母亲用这种特制的“面”为我们压了一锅馅。当母亲把做好的馅端上餐桌时,我们惊喜了:“味道还不错,滑有劲道。”

“馅的颜色发红,里面一定放了榆皮面。”富有生活经验的父母当即判断出了该面的配方,然后笑着说,“这不是咱们从前常吃的榆皮面馅嘛!”

榆皮面是用榆树的皮加工而成的。过去日子过得紧巴,数量有限的白面仅用于逢年过节改善伙食,或招待客人用,寻常家庭平时想吃馅或面条时,都是按照面的种类和配比不同,擀成三合面、二合面,或压成三合面馅、二合面馅。三合面用白面、小粉面、豆面按照平均三等份的比例和制,二合面则是用两份小粉面、一份豆面和制,因纯粹的二合面发脆,缺少黏性,人们在吃二合面时还要另外放一把榆皮面,这种二合面大多时候用压馅,因此当地习惯叫“榆皮面馅”或“小粉面馅”。

父亲讲了榆皮面的制作方法:用于加工榆皮面的榆树皮分为根部和树干两部分,因取材部位和时间不同,加工成的榆皮面做成的馅也大相径庭。冬季根部的榆皮面做出来的馅色泽发红,有劲道,而树干部分的榆皮面做出来的馅色泽发白,口感逊色一些,因此只有用冬季榆树根的皮加工成的榆皮面才堪称“上品”。

到冬天,乡亲们便开始在村前屋后、地头挖一些不成材的、较小的榆树根。挖回来的根经过剥皮、切段、晾晒、上石碾捣、用箩筛等一系列程序,最终才制成了可供食用的榆皮面。那时,每次加工的榆皮面不多,母亲会把它存放在一个大大的、用干葫芦做的容器里,然后挂在墙上,既防潮又防鼠。不过,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似乎每家每户都有这么一个专用葫芦,别的人家不知,反正奶奶的屋里也挂着这么一个大葫芦。

用掺了榆皮面的豆面、粉面压出来的馅,再配上家家有的的浆水菜,是那时人们吃窝窝头后用于改善伙食的首选。若是过年,配上猪肉、白菜或萝卜、豆腐等做的荤菜,味道更美。

说到压馅,从前用的都是木匠做的木头馅床,这种馅床笨重,压起馅来特费劲,面和太硬很难压下来。记得面和硬的时候,母亲会让我们到灶台上,坐在压馅的木头棍上,一人扶着,另一人借助身体的重量往下压。有一次,母亲坐在木头棍上压馅时,竟然把棍给压断了,现在想起来既有趣又后怕。

看看碗里的馅,顿时,这碗馅装满了浓浓的乡愁。

下饭菜

李晓

在我居住的城市重庆,最地道的下饭菜称为江湖菜——其实就是家常菜。一些人离家奔波于浩淼江湖,把家常菜演绎成立于大江大湖氤氲中的菜,在这些食物里散发着家的气味。江湖夜雨一盏灯,在那盏灯光的朦胧光晕中,飘摇着远方亲人的身影。

在食物贫瘠的岁月,一碗提口味的泡菜,就是不离不弃的下饭菜。人到中年,时空的天幕里,还传来那些乡人们嘎嘣嚼动泡菜的声音。

乡人们的泡菜,在瓦屋下一口口大瓦缸里浸泡着,发酵着。清冽井水是泡菜的“胎水”,白生生的盐,是泡菜缸里味道的灵魂。那些年,我那旧社会裹过脚的奶奶,颠着三寸的小脚忙前忙后,一年四季在家里几口泡菜缸里放入萝卜、豇豆、白菜、辣椒……几天后,经过老盐水浸泡,脆嫩爽口的泡菜就可以端上桌了,让一碗清寡的饭吃得满口生香。

我爹进城那年,81岁的老奶奶坚持一个人住在乡里,青山上的庄稼和树拴住了她的决心。她给我妈的家当就是两口1989年开始使用的泡菜坛子。而今,两口瓦缸泡菜坛还摆放在爸妈家里,在岁月包浆浸染之中呈现出老古董一样的庄重憨朴,成为爸妈家中的镇家之宝,也成为我对灯火暖暖的家中一个心心念念的意象。

4年前的一天,怀旧之中,我爹念叨着想见那位老领导。经过曲折打听,得知老领导去了北京。微信视频连通,老领导居然还记得当年那顿泡菜炒肉的饭。我爹说,老领导啊,啥时候你再来,再给我做同样的下饭菜。

就着一碟妈做的泡菜,我可以吃上两大碗白米饭,它消解着中年岁月里的油腻,也在烟火漫漫中标示出回家的路线。

现在再回爸妈家,一碗泡菜主打的饮食,早在烟熏火燎中演绎成了火爆小肠、豇豆肉末、泡菜回锅肉、泡椒凤爪和酸萝卜老鸭汤,酸、辣、甜、咸,层次分明地刺激着味蕾,也静静地凝聚着时间发霉后亲人相处的滋味。

3年前的春日,我爹生了一场大病,住院整一月才回家。刚到楼下,他就气喘着催促我,快点,快点,给我煮泡菜面条。我见我爹呼啦啦吃着我妈用萝卜泡菜做的面,热汗涔涔,眼眶里浮动着湿润的光。

因为患有痛风,医生叮嘱泡菜、海鲜要戒吃或少吃。闻不惯海鲜,但那泡菜或用泡菜做的下饭菜,我爹心里嘴里都丢不下。“就一点,一点点儿。”80多岁的老头儿俨如嘴馋的孩子。

我明白,在这样的下饭菜里,蕴含着人一生的百味,更是绵绵悠悠里的情感寄托。

由教育竞争想到的

欧阳

新近看了一则竞争教育者的亲历文字,有些感触,也想起一些相关的往事。

基于切身体验,我从不赞同起跑线学说。孩子上小学前,他妈说,还是报个班吧。行,报了个围棋班,结果小东西只欣赏老师讲课的姿势,对围棋没兴趣。

小学时他喜欢画画,“来个课外班?”我问。可以,但他上的是足球班,直到五年级快结束,除涂鸦之外,此人一直处于逍遙状态。

升小初前,面对非常兴旺的课外班事业,孩子妈终于撑不住了,带孩子奔向公共英语学堂。结果人拒收:一点基础没有,必会影响老师的奖金。好在人家良善,“跟不上我们就退学。”恳求之下,老师心软了。

结果很意外:孩子的考试成绩名列前茅,“学生都像他该多好啊!”激动的老师拥抱着他对我们说。

然而,他热衷的是踢球和跟美术老师一起在学校涂鸦,还时不时得意地带回价格不菲的彩笔和颜料,说是奖品。中考之前仍是如此,我有些沉不住气了,“要上更好的学校你是不是该刻苦一下了?”大约是前面的放任,他只当是耳朵旁掠过了一阵小风:“我在实验班成绩中上。”意思是别操心,至少可以继续留在该校。

后来果然如此。直到高考前,他才决定去校外班学一回数学,同时还擅自跑北京师范大学面试自主招生去了。大学教师显然比中学教员有眼力,给他助力了几十分。

大学初期儿子还拿了回奖学金,但很快就不再提课本业务了,而是挑头纠集了一帮人,将师范大学毕业已久的足球队拉到了高校联赛上。这还不够,又另组了一支新朋老友汇聚的“社会”球队,现身运动

找不到涂有绝缘漆的金属丝,毛玻璃自己磨,凸透镜也得亲自用电灯泡做……也不进人民大学了吗?态度明确的我让他们自己决定。

看着孩子有点不爽的样子,下决定前的一个周日,在我的住地,我带孩子去了一所海淀人民绝不会正眼瞧的朝阳区学校,指着门口的“荣誉榜”说,“你看,这个学校也有上北大的”,学校、老师固然重要,但学习终归得靠自己。小家伙没说话。

意外的是,他们最后选择了派位,孩子进了一所重点和非重点中间的学校,并再次带回了惊喜:入校的分班考试他挫败了一众“起跑线”分子,进了实验班。

在中学,孩子继续保持逍遙,为此班主任特地家访,要我们“督促他成为学习的带头人”。

然而,他热衷的是踢球和跟美术老师一起在学校涂鸦,还时不时得意地带回价格不菲的彩笔和颜料,说是奖品。中考之前仍是如此,我有些沉不住气了,“要上更好的学校你是不是该刻苦一下了?”大约是前面的放任,他只当是耳朵旁掠过了一阵小风:“我在实验班成绩中上。”意思是别操心,至少可以继续留在该校。

后来果然如此。直到高考前,他才决定去校外班学一回数学,同时还擅自跑北京师范大学面试自主招生去了。大学教师显然比中学教员有眼力,给他助力了几十分。

大学初期儿子还拿了回奖学金,但很快就不再提课本业务了,而是挑头纠集了一帮人,将师范大学毕业已久的足球队拉到了高校联赛上。这还不够,又另组了一支新朋老友汇聚的“社会”球队,现身运动

品牌商赞助的赛事。这种状况持续到行将毕业。

考研?不考。工作?没想好。毕业不久,他去了一家足球培训机构应聘,然后就穿着教练服回来了,说是想要欧洲青训教练资格证书。有一天他回来说,和东家吃过饭了,要求签约,否则证书的事儿别想。“我还是出去读书好了。”找个中介?“你们也有上北大的”,学校、老师固然重要,但学习

终归得靠自己。小家伙没说话。

想不到他还真被心仪的学校录取了。申请博士时,我问他有没有野心进前30的学校,“想都别想。”他扫描了这些学校的招生情况,英美哲学专业近些年都没招过非英语国家的人。的确,逻辑推理之外,哲学需要深厚的语言和文化素养,这样的短板短时间内没可能补齐。那就报欧陆哲学吧。“不!”

很好,我操心没啥用,他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和见识,这正是我所希望的,也是最令人欣慰的。回想这些,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微笑。然而当初在决断,在“放任”孩子自己面对环境的时候,真的不敢将心中的忐忑暴露一点——那就像是一场赌博,要是派位到“烂”学校会怎样?他真的可以自己努力走进985大学吗?坦率地说,我没有答案。

